

世界文學名著

羣

衆

高爾斯華綏著
朱復譯

THE MOB

By
JOHN GALSWORTHY

Translated by
CHU FU

世界文學名著

羣

衆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國難後第一版
 四月印行

(五〇五)

世界文學名著羣 一冊

The Mob.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John Galsworthy

譯述者 朱 復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劇旨概說

這篇劇本，是描寫人生理想的悲劇。表演一個主義高尚信仰堅決的人，覺得被塵世諸種勢力所反對所威迫，並要驅他到那種妥協降服的境地，因此這個人就與這諸種勢力奮鬥。在本篇劇文內，我們可以曉得在戰爭的時候，主張絕對國家正義的方針，結果是怎樣哩。劇本中心人物，爲斯蒂芬瑪啞。他年方四十歲，充當杜爾明區的國會議員，已有九年。瑪啞現任國家次官的職位，前途很有升做內閣大臣的希望。但他是一個理想家。對於國家正義這個題目，持有強烈的見解，不願爲了什麼人把自己種種主義放棄。

劇中的情節，發生在英國與人宣戰的當兒。瑪啞覺得他祖國的舉動是錯的。深信自己的國家，僅僅爲了增擴私利的種種宗旨，纔去攻擊一個弱小的國家，所以他決定在國會裏參劾這種行動。立刻他覺得自己是墮在困難的羅網中了。他妻子的父親約翰裘蓮痕爵士，是一位將軍，曾爲了國家服務五十年。妻子的叔父，是斯都夏地方的副監牧師，對於軍事上

的愛國心抱有很熱切的見解。妻子的弟弟新近結婚的，是漢物脫裘連痕上尉，他是被政府調遣出國第一批軍官中的一個。還有二個兄弟藍爾甫和喬治已在敵前了。然而瑪啞不顧這許多家庭的纏結，明知自己的行為，將累及他四十歲時候很有希望的政治事業，他竟到國會，力把他抗議的話演說出來，但是這個時候，英國軍隊已越過邊境，而且在侵略行動開端的時候，已遭很大的挫擊。

瑪啞不久就作了劇烈攻擊和怒號咒詛的中心點。衆人叫他爲極蠢的驢子，爲一個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人，爲第二個發狂的魁克叔先生，做打羅風車的狂事。人家對瑪啞說：『瑪啞，你的責任是幫助國家，無論國家的行動，是對，或是不對，各個公民，並無一種權利，可以隨便判斷他祖國所做的什麼事體，像不能要斷上。斷上。政治是不能解留着情緒，有時也須去懲罰一般無法律無秩序的國家，並且去挫敗他們，與以教訓哩。高等的文明，勢必要吞併低弱的文明；一個惠濟行善的國家如英國，握權愈多，得地愈廣，這定必與世界各國愈爲有利的。凡人在這個時候，竟批評國家的行政方針，即使是使國家戰鬪力減弱，且是

各國的朋友，不是祖國的人了。無論如何，瑪啞，你必須在戰事接觸時緘默爲是。英國男兒的血，一旦已流出，那末全國的責任是萬衆一心的前進。」

瑪啞對於這種相難的理由，卻有他的答辭。他說：「一個偉大國家的責任，並不是妄施攻擊弱小國家，但須盡保護的責任，或者至少任弱小國家自主。敵人的軍士不差過我們，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家庭纔出來戰爭，因爲了他們的愛國心，所以應受人家的尊敬。我因爲自己正確的愛國心，超過了任何事物，所以國家做了錯事的時候，我覺得必須要指說出來。倘然緘默不言，將爲卑怯懦夫了。難道我須捨棄自己的主義，來保持國會議員的地位嗎？或是放棄了自己各種信仰，因爲這各種信仰，偶不逢時平治輿情嗎？倘然戰壕裏的戰士，爲了他們榮譽的理想，竟預備犧牲生命，我自己也是爲了主義而犧牲的。倘然前敵打仗的人，以國事爲先，以家事爲後，我豈不是做同樣的事嗎？然而我與戰壕裏面士卒，惟一不同的區別，是我爲了未來的祖國而奮鬥，深信自己是未來祖國優高道德和公道的受託人。」

瑪啞所持這種嚴格的态度，自然是格外激怒他的敵人來反對他了。他在國會場中，幾

乎處着孤立的地位，猶火山的燃燒石頭急急噴出時。他是唯一清靜的人，他須即行辭去次官的職位。彼選舉瑪啞的一般人，派出代表團前來，公然告訴他說：「瑪啞，我們對於你所發「夏日的瘋狂」是毫不同情。」瑪啞的私人祕書警告瑪啞說：「你是損傷自己的事業。」瑪啞於是向民衆自己請願和平，但他在公衆廳所外面，被一羣住在後街的惡徒流氓所打擊。他回家時，頭上爲飛擲物所破，他向外演說了六個禮拜纔回家，覺得自己的妻子鉛賽靈也是反對他了。鉛賽靈重重斥責他，要求他體念上帝，放棄固執的成見，因爲他反延長了戰事中的痛苦。還有一樁事體，使人幾乎難於忍受的，就是漢勃脫戰死的這樁惡消息傳來。瑪啞被人諷覺岳氏家庭間悲傷的慘事，他須負一半的責任。至於瑪啞所雇用的保姆，有一個兒子在戰場上，她恐怕他終夜睡在雨露中，或飲牛畜所不願飲的水，因此也斥責瑪啞爲賣國賊。保姆對瑪啞說：「這事是很自然的——你所做的事，你想念這般野蠻人民，比較自己的妻子還要關切。」甚至僕役輩也通知瑪啞，要自行離去他的家庭。且瑪啞的妻子和女孩與他分離，瑪啞獨自站在一羣忿怒的人民面前，覺得衆人稱己爲「害人的賣國賊，」「騙

兒，『狡猾的臭鼩。』瑪啞不服這種用野蠻武力來壓迫理想和地道的舉動，就用了怒烈的反控話，去回答他們。『你們——羣衆——是光天化日下最鄙賤的東西……你們是攻擊弱者；踐踏婦女；摧殘言論自由的東西。頭腦呢——你們是沒有的！精神呢——是毫無的！倘然你們不是卑賤，世上便無卑賤物了……我的國家並不是你們的。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永遠不乘他國貧弱的時候，來抽取雜稅的。』羣衆聽了這層話後，就蜂擁上前。於喧嘩擾攘的時候，一位女郎從童子軍綁帶上攫取一把刀，直指著瑪啞，羣衆再作第二次衝動時，這把刀鋒偶然刺入瑪啞的胸膛，瑪啞因被刺死。

舞臺幕幔垂下後，即再舉起，現露瑪啞的身後餘榮。在一所倫敦方場上，植立了一座花岡石的塹脚，上有銅像，下有碑銘，來紀念瑪啞，碑銘上刻有數字『忠誠於他所服膺的主義』。銅像的嘴唇微帶笑容，囁囁的麻雀在美麗春天的晨曦中，棲息在銅像的肩上。

我們把這篇『羣衆』劇本，可以當作一種研究，專門描寫一種忠於正義的人與一種隨俗浮沉的人，雙方永久的奮鬥。瑪啞堅持他的主義，生命竟因此犧牲，他是屬於理想家一

流的人物，這種人起初時候，往往爲世人用釘架的摧殘，末後又被封爲聖徒，世人起初時候，又往往不肯建立碑銘來紀念他們，直等到他們自己實在不能再拿擾亂的夢想，來困擾世界了，纔想着去紀念他們。唉！

人名表

人名表

斯蒂芬瑪啞

鉛賽靈

奧烈婦

斯都夏區副監牧師

將軍約翰裘蓮痕爵士

漢勃脫裘蓮痕上尉

海倫

愛德華孟姆狄潑

愛蘭施底爾

國會議員

瑪啞夫人

他們的女孩

鉛賽靈的叔父

鉛賽靈的父親

鉛賽靈的弟弟

漢勃脫夫人

派齊浪報的主筆

瑪啞的祕書

詹姆士霍姆

卻爾司希爾達

馬克華西

威廉勃難

維爾福特保姆

維爾福特

維爾福特的情人

僕役亨利

門房

黑衣紳士數人 學生一人 女郎一人 一隊羣衆

建築家

律師

書業商

製造家

選舉瑪啞的選員代表團

(保姆的兒子) 漢勃脫的侍從員

第一幕

七月某天晚上九點半鐘。膳室內燈光輝煌，裝璜着壁紙，毯毯，和深藍耀眼的幃幔，兩根圓柱中間，裝有數扇玻璃的摺門，開向廣闊的地臺，黑暗中地臺外面的樹木，和點燈房屋的形態，都隱約可見。膳室側面爲一座凸窗，上懸幃幔，半開半掩。凸窗對面爲一扇達廳堂的門。六人吃了晚飯後，圍坐在一只蛋圓形的紅木台，互相談話，台上列有銀器，花卉，水果，酒品等物。背向凸窗坐的，是主人斯蒂芬瑪啞，年正四十歲，五官端整，笑容可愛，他的眼睛像一位理想家的；坐在瑪啞右面的，是約翰裘蓮痕爵士，他爲年老的軍人，面貌清瘦，而帶棕色，鬚白；坐在約翰爵士右面的，是他弟弟斯都亞區的副監牧師，身高面黑，貌若避世逃禪的一個牧師；坐在他右面的爲鉛賽靈，身方前靠，肘在台上，她的下頷承在雙手上面，方對桌凝視她丈夫；她右面坐着愛德華孟姆狄潑，年方四十五歲，面呈蒼白色，頭頂很禿，前額甚銳，嘴唇整齊，微笑時常露齒牙；坐在孟姆狄潑和瑪啞當中的，爲海倫裘蓮痕，她是一位面貌美麗頭髮漆黑。

的少婦，方在出神默想。當演劇開幕時，座中所發種種聲音，達到熱烈討論的程度。

副監牧師 斯蒂芬，我不贊同你說的話；絕對完全不能和你同意。

瑪啞 我不能自禁堅持這種議論。

孟姆狄潑 斯蒂芬，請你記憶某種戰爭罷！那時你所抱義俠的觀念，究竟是好嗎？昔前你做

一個無甚知名的年輕議員時，凡你所有的舉動言論思想等，如有不對的地方，世人還可以假作不知，但是現在做了國家次官時，那就要受人家的咒詛了。你實不可隨意任

心所欲——

瑪 我不可遵從我良心嗎？孟姆狄潑，你這層議論倒是很新穎哩。

孟 朋友，理想這一事，現在可是不適世界了。

副 政府現正處置一個野蠻無法律的民族，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傾注愛情在這般人身上，徒然是浪費罷了。

瑪 副鹽牧師，無奈上帝已經生造了他們。

孟 我個人尚有懷疑吓。

副 這種野蠻無法律的民族，業已證實他們不忠不信，那末我們當有懲罰他們的權力吓。

瑪 我若打擊一個弱小人的眼傍，他因此就還打我，難道我有權力來懲罰他嗎？

約 我們並不會先向他們起聲吓。

瑪 什麼！難道不是我們的宣教師和商人，在他們地方起聲的嗎？

副 文化事業可以儘被人家謀殺或摧殘而視爲正義的辦法嗎？這真是新聞了。難道你現

已忘記了格蘭維和毛林生二人嗎？

約 正是吓。並且那個可憐的葛羅米和他的妻子，也被你忘記了嗎？

瑪 他們跑到一個野蠻國裏去，爲了自己的事業，違反了衆蠻族的情感。國家對於這般貪

夫的不幸，究有什麼關涉呢？

約 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忍視親愛的同胞受他人的虐待！

副 斯蒂芬，請你回答，我國的管轄，是否能產生幸福，有利於人嗎？——還是沒有呢？

瑪 我覺得，事實上有時是有助於人的；但是本我良心，我否認這種荒誕的迷信，人以爲我國的管理真能利益這種野蠻的人民，但我想，他們的國家是同一民族所組成的，就他們的顏色，宗教，習慣，風俗，語言，以及種種事物而論，都是與我們的大不相同，好像黑暗與光明的不同。我人雖努力管治這種人民，實是違背了他們自然的本能吓。

副 這種見解，我實在不懂。

孟 斯蒂芬，你的哲學，倘若稍爲再進深一點，那就無異於表示停滯的意義了。須知地球上沒有恆星。所以世界各國不能閉關自處，彼此均不免侵略的。

瑪 大國定可任小邦自主。

孟 這種辦法若是可行，那末世界上將無大國了。我親愛的朋友，我們知道衆小邦是你的癖愛，你堅固要保護他們，但是你的職務勢必使你軟化。

約 余現已致力於國家可五十年了，我可以說，我的國家所做的是不會錯的。

瑪 我自己希望爲國家效力也是五十年，約翰爵士，我可以說，我的國家所做的是錯了。

孟 瑪啞，有時這種話，是萬萬不能說的。

瑪 孟姆狄潑，我今晚要說這種話哩。

孟 在國會中嗎？〔瑪啞點頭。〕

鉛 斯蒂芬！

孟 瑪啞夫人，你決不可縱容他這樣。這簡直是狂蠢了。

瑪 〔立起。〕明天你可將這種話告訴國人。在派齊浪報紙上做一段社論罷。

孟 這是政治的發瘋吓！今晚十一時，沒有人像你所處的地位，持有特權，來發這樣激烈論調，或舉動的。

瑪 我現已把我的感情儘量披露了。我是堅決反對這次戰爭，並且反對併吞的政策，我們曉得併吞的政策，勢必因了這次戰爭會得產生。

孟 我親愛的朋友！請你不要像這樣荒狂的義俠吓！在二十四小時內，我們就要有戰爭發

生，任你如何努力來反對，終是不能阻止的。

海 呀！不然！

孟 漢勃脫夫人，我唯恐不能阻止罷。

約 海倫這事是毫無疑義的。

孟 〔向瑪啞〕你意還欲抗鬧風車嗎？〔瑪啞點頭。〕

孟 這可是奇偉的舉動了！

瑪 我並不是奮圖沽名釣譽吓。

孟 你行將犯着哩！

瑪 就是蹈了這種自誇的嫌疑，我必須有時說出真理來。

約 這不是真理吓！

孟 真理越是顯著，毀謗越是利害，並且被人毀謗者的忿怒越是激烈。

副 〔努力調停爭執〕我所親愛的斯蒂芬，設令你始初的爭點是對的——這層是我個人